

文以載道，文以明道

——淺談江春霖與寺廟楹聯

● 莆田六桂文史研究會 江啟亮

中國科舉時代的文人，皆擅長寫對聯，即使是詩書詞賦的高手，也常以撰寫對聯來裝點名山大川、古跡勝地、寺園廟觀、亭台閣樓等，或寓意抒情，或告誡規勉，至於民間喜慶壽喪、迎賓送友，也常以對聯應時作禮。

江春霖作為晚清的名御使，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中，他的忠孝思想，對社會人生的深刻揭示，對官場風雲變幻的無奈，多以楹聯這一短小精悍的藝術形式褒揚貶責，規勉祝願，直抒胸臆。其所書對聯，用典頗多，意味深長。光緒末年，清王朝國運衰微，官場腐敗已病入膏肓。江春霖作為晚清諫官，在連劾奕匡力及袁世凱竊國大奸後，毅然辭官歸養。在離京辭別同僚好友時，題贈留別詩三首，其中既有：「葵藿有心空向日，芻蕘無力可回天」的感歎，又有「良朋何日重攜手，事主同時半比肩」的眷戀。辭官後的冷靜反思，對官場的大徹大悟，使他在返莆隱居後，居然蓄髮道裝，研習道釋之精義，其間的很多作品都體現這一思想。歸隱生活的另一個重要方面，即頻頻應邀出入寺廟道觀等文人學士寄情抒臆的場所，多有碑刻墨寶流傳。江御使以忠孝戇直聞名，故文如其人，字如其人，其書法瘦勁清，字裏行間透著一股凜然正氣。民間盛傳其墨寶能驅惡鎮邪，時人爭寶之。每得之，則懸挂廳堂，視為傳家寶，傳之後世。其實這是世人對忠臣孝子精神的一種認可與褒譽。江御使晚年書藝已臻爐火純青，故此後作品多鈐蓋「梅陽山人五十七歲書」閒章。為寺廟題字也多鈐蓋「遊方之外」章。當然西太后御賜的「特旨戇直」玉石章是一直都使用的。

江御使書法作品的另一大類，則是寺廟道觀等宗教勝地楹聯和碑刻。當時福莆仙等地的叢林住持邀其題匾書額，題贈對聯，寺廟也多因江御使的名望而沾光溢彩。其中地處涵江區江口鎮「囊山寺」所存的對聯較多，所幸能避過十年浩劫的毀壞。今特推介，與讀者共賞。

「囊山寺」原名「囊山慈濟寺」，莆田五大叢林之一，地處江口鎮西北約五公里處，由唐代高僧妙應禪師創建，曾為唐宋時福泉古官道必經之處，是當時著名的宿站，故歷代名人題刻頗多。江春霖與當時的住持私交頗深，應鄉賢善信之約，為該寺「香積廚」題對聯六副，寓意深刻且幽默詼諧。香積樹大廳外大石柱聯曰：

但既來則安，俗緣自去。
非所種不食，苦行何奇。

外壁柱上聯曰：

雖一世長齋，未嘗不飽。
即八珍美味，亦復何加。

步入香積樹大廳有四對大石柱，其上各刻一聯。

其一

有意便來，莫問我山中何食。
無緣且去，誰教他飯後鳴鐘。

其二

度世有方，只看眉低目怒。
潤身唯德，莫嗤腦滿腸肥。

其三

運水搬柴，都算作修行功課。
斷齏畫粥，也須知稼穡艱難。

其四

五蘊皆空，得句應無蔬筍氣。
萬錢枉費，充腸惟有菜根香。

這些對聯，形象地刻畫出家僧人清苦修行，自食其力而又脫離塵世，悠然自得的佛門清靜圖。對聯在佛理裏透著儒家思想。儒、道、釋尊為「三教」，但其精髓仍有共通之處，即是「教化之功」。現代人若細細品讀，頗有啟迪意義，所謂文以明道，文以載道，信其然也。除此之外，江口鎮石獅村有「順正堂」三字亦為杏村御使在宣統辛亥年所書，內有一聯曰：

擷老佛精別開宗教，
守孔孟道不為異端。

可見江御使晚年的思想，大都以對聯的形式抒寫胸臆。江春霖在離開京師時，曾去朝拜北京楊繼盛祠，並題一聯，至今尚在，聯曰：

三疏留傳，枷鎖當年稱義士，

一官歸去，錦衣此日愧先生。

楊繼盛為明朝耿直忠義的清官，當年因連三疏彈劾奸臣嚴嵩父子，終被殘忍地殺害。江御使連劾慶親王奕匡力父子七疏後，為權貴所不容，辭官歸養，但仍著錦官服還鄉，故有下聯之句。江御使還莆後，在涵江江口鎮聖壽寺題一聯曰：

幸有一聯開覺路，
愧無玉帶鎮山門。

其辭歸故里，故有「愧無玉帶」句。典出宋朝大學者蘇東坡曾以官服之玉帶留鎮佛印大師的山門。此一北一南兩副對聯，遙相呼應，耐人尋味。有獨無偶，江御使在民國乙卯年（一九一五）邀性運禪師重建涵江國歡寺時，也題一聯，至今仍留刻在大雄寶殿佛座之兩旁，聯曰：

賴有金繩重興梵宇，
愧無玉帶留鎮山門。

內容與聖壽寺的題聯意義幾乎相近，只可惜其字因多次臨拓，已失去原來之風骨。可見江春霖御使晚年時對儒釋文化的鍾愛。

總之，江春霖御使的對聯及中堂、四條屏等藝術形式在福莆仙流傳較廣。近年來港、澳、台及新、馬、泰等地都有其崇拜者，尤其是臺灣民間，爭先收藏其墨寶，成為聯繫民族文化的重要紐帶。v